

# 最早的留學生·罕見的大作家

## 玄奘西遊記傳真

### ● 今稀老人

#### 西方取經傳奇一生

玄奘是唐朝的一名僧人，俗稱和尚，但他不是一位普通和尚，他是一位宗教家、旅行家、探險家，也是一位文學家、哲學家，他的著作和譯述，對中國文化發展有深遠的影響。他手著的「大唐西域記」，對西北地區的風土人情，描寫得活潑有趣。而他所介紹的「唯識論」，更是中國一切哲學的基礎。在宗教方面，他創「肇和相法」，更有一番大業。歷代有許多學者推崇玄奘的學術成就，佩服他冒險犯難的精神，稱他為「中華民族的偉人和英雄」。在神怪小說「西遊記」裡，玄奘（唐三藏）被描述為一位懦弱畏怯的遊僧，要靠孫悟空等三個徒弟保護才能突破種種魔障，順利西行。其實，玄奘西遊，乃是單

人獨騎，翻山越嶺，闖關過隘，所憑藉的只有毅力和勇氣，並無「悟空」等人保護。不過，在唐代的確有位名叫「悟空」的僧人到印度學佛，無功而回，但那已是玄奘回國以後的事了。至於豬八戒及沙和尚全是杜撰的角色，與玄奘無關。至於他跨下由龍轉變的白龍馬，乃是西域特產的汗血馬，亦稱天馬，此馬奔馳起來，四蹄如飛，身軀紋風不動，確像一條白色的遊龍。杜甫有一首詩，描寫此馬：

胡馬大宛名，

鋒稜瘦骨成。

竹批雙耳峻，

風入四蹄輕。

所向無空闊，

真堪托死生。

驍騰有如此，

萬里可橫行。

玄奘是中國最早的「留學生」，他於唐貞觀元年（西元六二七年），西出玉門關，貞觀十七年（六四五年）回長安，周遊一百三十八國，翻譯佛經一千三百餘卷，再加上遊記及其他著作，都千餘萬言，可說是史上少有的大作家。

#### 自幼出家學習佛法

自幼出家的玄奘出身世宦之家，有兄弟四人，他排行第四，年紀最小。他二哥陳素先他出家，叫做長捷法師。玄奘十歲時，其父過世，他往依二哥，住在洛陽淨土寺，聽僧人禮佛誦經，從此種下結緣佛教的善因。十三歲時，隋煬帝下詔在洛陽甄選僧人，公布的名額只有二十七個，卻有數百人報名。玄奘年幼，並未報名參選

，只是前往圍觀，隨著眾人看熱鬧而已。但是主持甄選人鄭善果，見玄奘相貌堂堂，眉清目秀，談吐有節，氣質高雅，遂主動以特例把他入選。那時正值隋唐爭奪政權之際，國內戰亂頻仍，而國外阿拉伯鐵騎縱橫，席捲大半個歐亞洲，戰禍使人更嚮往佛門淨地。

習佛誦經至二十三歲時，玄奘已知佛教宗派林立，教義迥異，心裡很想瞭解佛法的真相究竟是什麼？尤想一窺「瑜珈師地論」原典的真義。同時他已知前代有法顯及智嚴兩和尚西上求經的壯舉，而激發他踵武前賢的念頭。

在玄奘出國之前，華文佛經數量有限，而佛門的宗派甚多，雖有前人向他介紹各個宗派的經典，但能說出各宗派真相的卻一個也沒有。他天性好學，有書必讀，有師必問，他曾離開老家河南，到四川、江淮等地拜訪許多名刹，向許多老前輩請益，也博得許多讚賞，但是他越學疑問越多，於是決心探本溯源，到佛教發祥地的印度走一遭。

## 生死關口突破萬難

唐朝開國初年，西突厥雄據中亞，新

疆及阿富汗一帶的小國都仰他的鼻息，因此，唐朝為對付西突厥，避免引起兩者之間的糾紛，禁止老百姓和西突厥人接觸，設關卡阻斷，誰敢偷越玉門關，關上的守卒奉有射殺勿論的嚴旨。在如此情形下，玄奘當然請不到出國護照或官價外匯。（小說戲劇上說，唐太宗發給他「度牒」（國書），全是胡謔。）

玄奘不顧一切，騎馬奔向玉門關。走到涼州，有人請他演講，因此就結交了很多新朋友，大大的減輕了前途的困難。涼州有一位老和尚慧威法師祕密助他成行，派了兩個徒弟護送：白天睡覺，夜間走路。三人到達敦煌時，瓜州刺史獨孤達早已得消息，不僅沒有逮捕他們，還特設素筵予以款待。

下一站玉門關，卻是生死關口。玉門關不歸獨孤達管轄，守將為督護府將軍李文亮，獨孤達雖認識他，但不敢造次，為了幫助玄奘越關，找了一位路熟的胡人替他帶路，仍舊晝伏夜動，於三更左右到玉門關附近。玉門關是建築在瓜鴨河上，形勢雄壯。胡人帶他繞道至關北十幾里水淺河窄之處，藉著兩旁有「梧桐」樹叢作為掩護，斬木鋪草，躍馬而過。這裡所謂的

「梧桐」，並非鳳凰愛棲的高大梧桐，而是一種盤根錯節的矮樹，遍生沙漠地帶，在今日的新疆當地人仍稱之為「梧桐」。

## 大漠迷失死裡逃生

帶路的胡人是個走私行家，但是為德不卒，甫告出關，他即打退堂鼓，堅持回頭走人，臨行時告訴玄奘，前面有五個堡壘，要小心應付。玄奘走馬才到第一堡壘邊緣，即被戍卒發現，捉進堡壘內，幸而守堡首領軍官王祥是個佛門弟子，不僅沒有辦他，而且留他息了一晚，又親自送了十幾里，並指點他「終南捷徑」，走小路避開第二堡壘與第三堡壘，而走向第四堡壘，因為第四堡壘的主持人王伯隴也是佛門弟子，與王祥交誼頗好。玄奘如法炮製，走到第四堡壘，果然又蒙王伯隴優待。王伯隴送給玄奘一個皮口袋，盛滿了水；告訴玄奘如何繞過第五堡壘，直向一百多里外的野馬泉去打尖。野馬泉有水，可以餵馬，可以把喝乾了的皮口袋再行盛滿。可憐的玄奘走了一百多里，不曾看見有野馬泉。一失手，又把皮口袋掉下了，墮下的水完全倒光。心慌、口渴、又走了

四夜五天，也看不見什麼野馬泉。儘管他是鐵鑄的羅漢，也走得筋疲力盡了。玄奘這時好比死了一般，一躺下去就睡在沙中爬不起來，睡到半夜，忽被一陣冷風吹醒，渾身一陣清涼，居然又有了掙扎的力氣。那匹坐騎也一樣的如同大夢初醒，聰明萬分，昂著頭直向一處牠要去的地方跑，完全不依玄奘指揮。原來距離不遠，便有一塊小小的青草地與水塘。玄奘與馬，死裏逢生，痛痛快快的休息了一天一夜。

玄奘和他的馬在這裡充分休息後，又走了兩天，到達伊吾國（今哈密），在一座廟裡掛單，伊吾國王親來拜訪，接到他到王宮裡住了十多天。高昌國派特使來接，把玄奘請到吐魯番的交河城（今僅存故址）高昌在西域諸國中漢化最深，公文書全用漢文，居民中漢人占有很大的比例，王室麴氏也自稱是漢人，國王麴文泰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也很開明，治績良好。

### 苦留不住絕食抗議

麴文泰一心想留玄奘為國師，主持全國的宗教與教育。玄奘不肯，麴文泰想盡方法來苦留；包括攀親與武力恫嚇。他向玄奘說，「你不聽從我的要求，我就押解

你回中國，不讓你去印度留學。」玄奘說：「你一定要逼我，我就死在此地。」說罷，就開始絕食起來。絕食了四天，把麴文泰弄慌了手腳，連忙陪罪，允許玄奘西行，而且趕做袈裟，預備乾糧，指派護送人員，撥給馱馬坐騎，附帶的唯一條件是再留一個月，講經一部，即仁王般若經。

轉瞬間一月已過，麴文泰只好送行。他率領國都全城人民與全朝文武，陪同出城，走了若干里才與玄奘殷殷道別，並且贈送親筆信二十四封，分致屈支以西二十四國國王，另加奏章一道，奏請西突厥大可汗葉護，特別關照。

有了麴文泰的熱誠協助，玄奘本可順利直達中天竺的納蘭陀寺，但他的磨難未滿，仍要遭逢考驗。不過，此刻玄奘已瞭解到旅途艱難，因而他約好商人的駝隊同行，不料，同行未久，遇到大批強盜，把商人的貨物，他自己的旅費、馬匹和食糧劫掠淨盡，有些商人傷心之餘企圖自殺，而玄奘卻處之泰然，至此，他已徹底認清人生原本是空來空去，不能有所得，才會「不能有所失」，他溫言勸導商人，要他們不要難過，他不用高深難解的佛教言辭，而用淺顯的「世間法」來化解，他問商

人，「是錢要緊，還是性命要緊？」商人說：「性命要緊」，玄奘說：「強盜搶去了你們的錢，有沒有搶去你們的性命？」商人說：「性命還在。」玄奘說：「那麼，你們還愁什麼呢？」於是商人們恍然大悟，不想自殺了。

玄奘繼續向西邊走，順著天山的南麓，經過今日的焉耆（阿耨尼國）、庫車（屈支國）、拜城（跋祿迦國），然後冒險穿過帕米爾北麓的大冰山（凌山）。這冰山常年積雪不化，而且每年秋冬之交照例添鋪一層厚冰，幾百萬年以來所堆的原冰，看看就叫人發抖，何況要牽著一匹馬爬上爬下，爬上七天七夜。稍不留心，便滑下無底深淵。玄奘說，連他自己也不敢向淵底注視，因為下面是數不清的千年不化的僵凍屍首。這七天七夜之中，他還要餵馬餵自己，架鍋燒飯；有時候也不得不休息片刻，「席冰而寢」。與他同行的商人，死了近一半。

### 翻山越嶺克服萬難

過了大冰山，到了中亞細亞，玄奘繼續向西走，強勁的西北風吹得他七暈八素，冒西北風走了四百多里，到達熱海（

Issik 大川)，熱得叫人難耐，熱海裡的水

，據玄奘自己說是「色青味苦」，他吃這種水苦捱了很多天，才算苦盡甘來，來到葉護可汗的素葉城，葉護待他很客氣。這素葉城方圓有六七里，濱臨素葉水上，風景絕佳，此城就是西洋史家津津樂道的巴巴加松城 (Barbagasson)。再向西走上四百里，就到了萬花錦簇的千泉，正好是暮春三月。可惜玄奘心中有事，好景不敢留戀，又向西走，走到咀邏私城 (Talas)，打聽到當地附近有安置中國俘虜的「小孤城」，也不曾有時間去慰問。

從此，他就轉向西南，穿過笈赤建國 (Salem)、赭時國 (Tashkent)、窶堵利瑟那國 (Perghana)、到颯秣建國 (Samarakand)。

再走，經過揭霜那國 (Karsh) 翻山。所翻的山就是興都庫什山，穿越山峽「鐵門」。又走了若千里，到 Balkh，是昔年亞力山大死後希臘戍卒所建的巴克屈里阿帝國的雄都，也就是大月氏於漢文帝時西遷後據以發蹟的新根據地，玄奘經過時已成爲葉護可汗所卵翼的小國之一。

再走了一段路，玄奘到達今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，然後又走，走完阿富汗，才

到達印度。

到印度後，他暢遊「迦濕彌羅」(Kashmir) 全境，接著便留在派夏哇哇城 (Peshawar) 住了兩年，專學梵文及大乘經典。學完以後，又在鄰近的舍阿考特城再學兩年。

### 到達印度禮為上賓

這段時間，是印度佛教第二次興盛時期，由佛教保護者戒日王 (Harsh) 所護持，戒日王是統馭中印及北印的一位英主，其發祥地塔奈斯瓦 (Thanesar) 屬於恆河流域，緊接五河流域 (益加布) 的最東部 (派夏哇是在五河流域的最西部)。

戒日王是很多小國的霸主，一方面兼領康奴機國的 (Kanauj) 王位。他對於玄奘之來，表示誠懇的歡迎，禮為上賓。玄奘就留在該國的跋達羅毘訶羅寺，又念了三個多月的書。

其後，玄奘又到佛教聖地般那雷斯 (Benares) 附近的納爛陀寺 (Nalanda Temple) 去拜訪戒賢大師。戒賢大師的梵文原名是般若·跋陀羅，是當時全印佛教學者中數一數二的老前輩，據說他已經預料中國將有一個天才弟子前來受教，所以竭

力「忍死」(抵抗病魔) 以等待玄奘，好把自己所有的學問完全傳授給他。玄奘果然終於來到，般若·跋陀羅自是歡喜異常，由般若·跋陀羅及另一僧人勝軍法師口中，玄奘聽到前所未聞的妙論，既非普通的大乘，亦非小乘，而是「中論」，這中論淵源於公元二世紀的龍樹 (Nagarjuna)，立論重點在於空與不空之間，既非絕對的認為萬象皆實，亦非絕對的認為萬象皆虛，是折衷為因虛果實：「我」是真的，造成「我」的因素都是虛幻的。西洋人研究這一派的佛家學說，稱之為主觀的唯心主義。

這中論的一個支流便是「法相」。法相以為因果輪迴的定律(法)，只是若干虛幻的相(現象)所湊合。

於是玄奘從此便學有所宗，由博返約，於進一步再作探討之時就左右逢源，無往而不自得了。後來學成歸國，就在中國創立了法相宗。

法相宗理論深奧，在中國傳不到三百年即告失傳，然而玄奘的心血並未白費，他啟迪了後進，他所翻譯的法相經典，如世親的唯識論及護法的成唯識論，到了民國初年，成了不少學者研究的對象，熊十

力便是研究唯識論最有成績的一位。  
玄奘在印度周遊列國，其盛況比孔子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他和孔子不同的，是他逢人便請教，又信道不疑，因而被當時的印度人公認為一位全方面的佛教學者。

### 弘法講道國王弟子

唐貞觀十五年（公元六四三年）的冬

天，戒日王請玄奘在他的都城「曲女城」講道，應召而來者有十八位國王，三千多佛教名家，二千婆羅門教及外道的信徒，又有納爛陀寺的全寺和尚一千餘人。戒日王也帶了全部侍衛妃嬪及宮女，親自主持，請出真金鑄成的大佛像，祭禱一番。戒日王介紹玄奘主講，專就大乘立論。玄奘用印度話把講稿高聲宣讀，並且聲明如聽眾之中有人能駁倒講稿中的任何一個字，他（玄奘）情願砍頭。從早到晚，沒有一位聽眾敢出來和玄奘辯論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天天如此，一共講了十八天，始終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應戰。這個擂臺總算是被玄奘佔穩了。十八位國王紛紛送禮道賀，禮物的總數價值超過萬萬，然而玄奘一概謝絕。戒日王只好選了一匹大象，請玄奘坐在上面遊行全城，讓老百姓瞻仰，並且

告諭各地百姓，說這位中國和尚講了十八天，沒有人敢和他辯。

戒日王自稱弟子，請玄奘參加他的第六次布施大會。會中，戒日王把所有的金銀，甚至隨身衣服，都一概散光。到會的群眾傳說有五十餘萬人之多。這是盛極一時的壯舉。

玄奘環遊天竺（印度）是先東行，至迦摩縷波國（Kamarupa），轉至西南之山摩坦吒（Samatata），沿海西南行經耽摩栗底（Tamalitti），即近福城地區。再南向到發行城（Varsin）亦即「楞伽道（邊）」。又南行至羯陵伽國（Kalinga），向西北至憍薩羅（Kosala）。再南下至案達羅國（Andhra）；最南到達達羅茶（Davida）；訪普賢時到達鄰近室利南卡之羅摩蘇摩那島。

接著，折向西北，到達那補羅（Kotkanapura），到印度西南部地區摩臘婆（Malava）、契吒國（Kachha），再西北向狼揭羅（Laurala），再經印度行北上到信度（Sindhu）、東向行至華氏城，回到納爛陀寺。

周遊天竺及深究佛經之後，玄奘開始回國，他買了許多佛經、歷史及文學類的

原稿及手抄本，攜帶著按原路經營健國（Ragha），循天山南麓經竭盤陀（Khaband），北上沙國（Kashgar），而到達于闐，這時的于闐已是大唐屬國，玄奘留印期間，唐太宗滅了高昌，破了西突厥，玄奘在于闐寫了一通奏書給唐太宗，請恕當年冒禁出關之罪，唐太宗沒有責備，叫他「即速來都」。

玄奘趕到長安，唐太宗卻為征伐高麗而去了洛陽，長安留守房玄齡促他去洛陽。唐太宗不愧明主，一見面便請玄奘創辦一個「編譯館」，招了許多和尚來當助手與徒弟，把玄奘帶回來的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，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；小乘的經典經論戒律合計又有一百九十二部，還加上因明論二十六部，其他一十三部，統統翻譯成中文。

玄奘最得意的弟子，一般人認為是辯機，其實是窺基，窺基身強體壯，曾擁有十多個太太，豢養幾十個打手，相聚練拳。

窺基不是無名之輩，他是大唐開國功臣尉遲恭之子，玄奘的譯經大業，是在窺基的手中完成的。